



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大赛展现滇剧新力量。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供图

聚焦 戏剧振兴

火成昆明“落地签”后，滇剧继续突围

本报实习记者 饶定烈

这个夏天，滇剧成了云南昆明的“落地签”（意为热门的旅游打卡方式）。一些游客下了飞机，先不看石林、不奔滇池，而是到当地的“滇剧窝子”体验滇剧妆造。

滇剧是云南代表性地方剧种，有着200多年历史，扎根多民族交融的沃土，唱腔里裹着滇中土话，剧目写尽云岭烟火。

如今，滇剧正乘着《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简称《行动计划》）政策东风，在红土高原的戏台上寻找生存密码。记者近日走访云南省艺术研究院、艺术院校与滇剧院团，看到一条由理论研究、人才培养、舞台创新共同织就的传承链条正在生长。

理论研究最终要落到戏台上

滇剧以丝弦、胡琴、襄阳三大声腔为骨架，既有历史大戏的慷慨悲歌，也有市井小戏的诙谐灵动。历经时代变迁，这门古老艺术也曾陷入困境。老艺人年事已高，手抄剧本散落民间，年轻观众渐渐远离戏台，人才断层、剧目尘封，是多年横在滇剧人前的难题。《行动计划》提出加强戏剧理论评论建设，抢救、保护、活化珍贵史料，为滇剧保护传承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走进云南省艺术研究院的资料库房，泛黄的手抄本、磨损的老戏单、黑白剧照整齐地放在档案柜里。该院滇剧研究课题组的研究员正对着一本民国手抄剧本逐字校勘，并标记唱腔、身段注解。“很多老本子只保存在老艺人的记忆和私藏手稿里，再不整理就会永久消失。”一位研究员告诉记者，近年来，课题组沿着滇剧流传的玉溪、曲靖、保山等地开展田野调查，上门寻访老艺人，留存口述史料，同步推进文献数字化建档。

以往，不少戏曲研究止步于纸面归档。而在云南，科研的终点是舞台。课题组不只埋首书案，还深度参与省内滇剧保护政策的调研起草，把田野走访发现的痛点转化为建议。专家常年下沉基层院团，手把手协助演员复原失传剧目。玉溪市滇剧院复排传统折子戏《借亲配》，从剧本校勘、唱腔校正到身段复原都有省艺研院专家全程跟进，让这折充满滇式幽默的老戏重回舞台。“理论研究不能悬浮，最终要落到演员身上、戏台之上，这也是落实《行动计划》的应有之义。”一位研究员说。

既能登台唱戏，也懂传播创作

人才，是剧种传承的关键。《行动计划》提

出加强和改进戏剧教育，旨在推动院团与艺术院校建立联合培养机制，破解地方戏曲后继乏人的困境。滇剧传承素来依靠师徒口传心授，这种方式饱含温度，却难以规模化培养后备力量。补齐人才培养链条，成为滇剧传承的重中之重。

在云南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的排练厅里，锣鼓声此起彼伏。十几名少年身着练功服，反复练习滇剧的台步、水袖与把子功，汗水顺着鬓角落在地板上。“滇剧难就难在唱腔，既融合多地声腔，又带着云南方言的韵味，光靠课堂听讲是远远不够的。”滇剧传承人、该学院特聘教师杨茂一边纠正着学生的身段，一边和记者聊起育人变化。

学院打破了教室与舞台的边界，推行院院校双主体育人。云南省滇剧院、玉溪市滇剧院的名家定期走进课堂，现代院校系统化教学与传统师徒传艺相融合。学生一边苦练唱念做打，一边跟着院团下乡巡演，在乡村戏台和剧场舞台上积累经验。课程设置不再只偏重基本功，新媒体传播、剧目创编、云南戏曲史等都被纳入学习内容，目标是培养既能登台唱戏、也懂传播创作的复合型人才。

“以前很多演员只会演，讲不出背后的门

道。现在他们既要苦练基本功，也要懂得滇剧背后的历史与文化。”杨茂说。随着人才培养体系的不断完善，一批青年学子陆续走进滇剧行当，青年演员大赛、传承研修班持续搭台，年轻面孔慢慢站上滇剧舞台，为剧种注入新鲜血液。

向内革新机制，向外拓展边界

如果说智库是掌舵人、院校是育苗圃，那么院团就是滇剧直面观众、检验艺术生命力的主战场。按照《行动计划》分类施策持续深化院团改革的要求，云南省内滇剧院团积极向内革新机制，向外拓展舞台边界。

在玉溪市滇剧院，记者见到传承推广部的一名负责人。谈起院团改革，他深有感触：“过去，干多干少差别不大，很难调动演员排戏、演出的积极性。我们推进绩效薪酬改革，资源、薪酬向一线演员、主创倾斜，优绩优酬。同时，精简行政流程，减少繁杂事务占用创作精力，把经费更多留给剧目打磨和基层演出。”

守正创新，是滇剧创作的核心思路。各滇剧院团一方面打捞传统，整理复排《望夫云》等经典剧目，删繁就简，适配当代观众审美，保留原汁原味的滇剧声腔魅力；一方面深

挖本土故事，把云南历史、民族风情融入新编剧目，让滇剧的翎子、水袖等传统程式服务于新故事。

对照《行动计划》提出的“杜绝脱离艺术本体、不计成本的‘大制作’”，滇剧创排坚持写意轻量化舞美，不靠宏大布景堆砌，依靠演员扎实的表演功底打动观众。各院团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受众，戏曲进校园、下乡惠民演出长年不断，把戏台搭到乡镇广场、校园礼堂。同时，主动拥抱新媒体，演员录制折子戏片段、幕后练功日常、滇剧小科普短视频，在直播间和网友互动。不少年轻网友隔着屏幕认识滇剧、走进剧场，线上流量慢慢沉淀为线下的掌声。

库房里抢救一页页老剧本，排练厅里一代代少年苦练基本功，剧场、乡村戏台上演一出出滇韵故事，云南正一步步把政策部署转化为滇剧传承的生动实践。

200余年滇韵，依旧在红土高原回响。滇剧振兴，不是简单复刻古老剧目，而是守住声腔与表演的艺术根脉。在政策护航下，滇剧正持续破解传承难题，在守正中创新、在舞台上生长，为戏剧振兴贡献来自彩云之南的梨园答卷。



“祖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当她需要的时候，有些事，注定要去做。”
——钱光达（话剧《向天而行》人物）

话剧《向天而行》：

用青年语言讲述英雄故事

本报记者 葛鑫 通讯员 杨贤东



话剧《向天而行》剧照。葛鑫摄

物变得有血有肉、可亲可敬。这种青春化的改编，让整部剧充满轻盈的律动感，观众在笑声与泪水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精神洗礼。

“希望通过这部剧，让‘两弹一星’精神不再是课本上的名词，而是变成青年心中不灭的记忆。用青年语言把英雄故事讲给青年听，更能润物无声，直抵人心。”王晶说。

在演出现场，当剧情推进到试验成功那一刻，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以前觉得‘两弹一星’离我很远，但今天看到舞台上

那些年轻的面孔，我突然觉得他们就像是我身边的学长学姐。”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学生周铭宇说，“这部剧没有灌输大道理，却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向天而行’。”

用青年的语言讲述英雄故事，不仅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更让红色基因的传承变得生动而具体。当大幕落下，灯光亮起，那些穿越时空的精神光芒依然在剧场中回荡。《向天而行》不仅是一部高质量的艺术作品，还探索出了一条主旋律题材“圈粉”青年人的新路径——润物无声，方得始终。

AI时代，要教大模型“懂戏”

刘浩洋

近来，视频网站上出现了网友用AI（人工智能）生成的二次元题材京剧、粤剧演出视频。这些视频不仅有模有样地模拟了锣鼓经和叫好声，连下乡演出的戏台环境、字幕机、横幅等剧场氛围都生成得足以乱真。如果不是视频里“一眼假”的舞台“AI绝活”和充满混搭风的“漫画+戏曲”装扮，很多网友可能真以为这是哪家剧团的下乡惠民演出现场。

然而，如果是懂门道的京剧、粤剧戏迷观众，听到唱词唱腔马上就能发现问题——这些视频在很多戏曲元素上离剧种的艺术圭臬相去甚远。比如AI生成的二次元京剧视频，一开口却是评剧腔；同一个人物，开始念白还是粤语，后面就变成了京白……尽管随着AI技术的成熟和创作者使用能力的增强，短短几个月间，AI二次元京剧视频中已经有了不少“京腔京韵”，但仍是皮黄声腔元素的拼凑，甚至西皮原板这种中规中矩的唱腔都无法准确地“唱”出完整的上下句。

当然，我们也无须苛责这些AI视频创作者，他们可能是并不谙熟戏曲艺术的二次元爱好者，这种用戏曲元素混搭“搞抽象”、做AI视频的想法本身就是传统艺术在当代“回温”的正面反馈。他们愿意用戏曲的形式二创动漫、游戏等领域的当代流行文化题材，也证明了戏曲作为本土传统文化元素早已在年轻受众群体中传播。

其实，早在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视频技术出现之前，视频网站上已有大量青年戏曲爱好者自创的二次元京剧唱段。只不过囿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创作者只能套上现成的名段伴奏、改写唱词，还要亲自亮嗓，视频内容也仅仅是唱词字幕播放。直到今年AI技术全面井喷，加之视频平台鼓励创作，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给心爱的动漫角色分配各色行当。

在“AI+移动互联网短视频”的大背景下，尽管此类戏曲视频存在诸多不足，但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戏曲艺术，让戏曲文化的元素（尽管不那么准确）在增量巨大的视频生态中扩大曝光。在这里，有必要区别部分短视频平台上出现的、高度拟真的“AI戏曲假活视频”。这类视频与前述二次元京剧视频最大的区别就是，既不在题材上进行拓展，又不寻求创作内容表达，通常不主动标明“AI生成”字样，故意以假乱真、混淆视听，仅仅为了博取流量，对大众形成误导，让本就不了解戏曲艺术的网友形成错误认知。

我们在鼓励“AI+二次元+戏曲”创作、警惕故意制造“假戏曲绝活”视频误导大众的同时，还应该反思：AI大模型为什么不能准确生

成“正宗”的戏曲片段？在AI技术全面深入社会生活的背景下，传统文化元素在应用场景中的“文化失真”现象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京剧和其他剧种元素误用、混用仅仅是一个缩影，音乐类大模型分不清不同曲调曲种的旋律区别，文生图大模型生成的书法字体不准确、生成的不同朝代服装造型甚至建筑风格失真等现象，也较为普遍。

我们鼓励艺术守正创新，但“文化失真”与创新行为有着根本的不同。守正创新应该是在充分尊重并消化吸收传统文化风格与特色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艺术表达行为，“文化失真”则是在使用传统文化符号过程中无意识地发生常识性误读。以戏曲为例，不同剧种的声腔系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如果混为一谈，则剧种特色边界模糊。让失真的传统文化AI内容在互联网传播，如果不防微杜渐，今日的“失之毫厘”就是明日的“谬以千里”。

从表象上讲，这些问题都可以归咎为AI技术幻觉的必然。所谓“幻觉”，是指大语言模型会生成与常识相悖、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内容，可以通俗理解为AI在一本正经地说瞎话。究其深层原因，则是现有大模型训练时对传统文化常识的学习不足。科技领域普遍认为，尽管AI幻觉问题无法根治，开发者和使用者仍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尽量减少其出现的概率。让大模型尽可能学会某文化领域的专业常识，即是有效的方法之一。出现“文化失真”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供大模型学习和训练的高质量传统文化语料严重不足。市面上的各类主流大模型主要使用互联网传播过程中积累的数据作为训练语料，而戏曲艺术等传统文化内容的“流量不足”，让大模型学无可学，导致其“偏科”严重。

未来，文化工作者要做的是帮助AI大模型正本清源，让它更智慧、更“懂戏”。具体而言，应将戏曲各门类的艺术资源提炼成可供大模型学习的高质量语料，形成高质量文化数据集，并与专业大模型科技公司合作，让通用智能大模型在文化场景中变得更强。

让AI京剧更有味儿，只是传统艺术在迎接AI技术大潮中需要继续努力的一个落点。AI方兴未艾，艺术活动不可避免地要与AI技术深度融合，让AI更“懂”传统文化，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代文化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的新任务。毕竟，未来我们不仅要让AI学会好好唱戏，还要让AI好好唱歌、好好画画、好好“造出”原汁原味的古建筑，让古老文明的美在AI时代再放光华。